

《情感教育》的“螺旋体”空间叙事

朱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4)

摘要: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运用空间叙事手法,将“虚无”这一现代性特质充分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上。作者感悟到,人生本是一场坠落;于是,空虚以及在某个正在消失的点上收缩成了虚无的人,成了该部小说的意蕴所在;而“螺旋体”这一空间意象有效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人生阅历及其感悟,分析他在《情感教育》中如何运用螺旋体这一空间意象,对小说主题和形式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索。

关键词:福楼拜;《情感教育》;螺旋体;虚无

中图分类号: I5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3)04-0074-05

如果说“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就是对时间的解读”,那么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便通过对年轻人弗雷德里克人生境遇和情感历程的描述,“成功地从时间进入到了空间之中”^{[1]5},从而“比十九世纪其他任何小说都更加预示了二十世纪小说的主题和形式”^[2]。福楼拜曾宣称,《情感教育》经历过反复的修改,它并“不是像这样构建的(他举起指尖,作双手相交状)。”^[3]他承认这部小说存在着某种写作模式,但却强调其并非金字塔式结构^{[4]52-56}。那么究竟为何种模式呢?当然,所谓艺术作品应该具有金字塔式结构的想法似乎合乎逻辑,也就是说,读者应该在金字塔式的艺术作品中,体验到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呈现的高潮;但读者在《情感教育》中其实也能够体验到某种高潮,只不过无论是其主题,亦或其形式,均体现为一座颠倒了的金字塔,一座倒置式的金字塔,或者更恰当地说,一个正在降落中的螺旋体,类似于但丁所描述的那个通向地狱的漏斗。本文想进一步探讨的是,作者的人生阅历和感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该部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作者如何运用“螺旋体”这一空间意象,对小说主题和形式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索?

一、“螺旋体”主题:“自我否定” 亦或“自我解脱”

1874年,福楼拜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写道:“让我沮丧的是《情感教育》的失败。我真觉得

吃惊,人们竟没有能够看懂这本书。”^{[5]191}但在1879年3月写给乔里-卡尔·于斯曼的一封有关《瓦塔德姐妹》的信中,却连带着《情感教育》一起给予了批评:“《瓦塔德姐妹》,如同我的《情感教育》,缺乏透视错觉。没有戏剧性的发展。在书的最后,读者的感觉与在开始时一样。艺术不是自然。”^{[5]225}1879年10月,福楼拜在写给嘉涅特夫人的信里重复了同样的反应:

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获得我所期待的成功呢?……它太逼真了,且从美学角度来看,它缺乏透视错觉。写作方案一直协调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它最终消失了。每件艺术作品都应该有一个点,一个顶点,应该被构造成金字塔式的形状,或者在圆拱顶的顶尖上有光线打在其上。现在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像那样,但艺术不是大自然!……至于它的结尾,我承认我继续对它所引起的所有那些愚蠢的说法表示愤慨。^{[5]228-229}

当福楼拜声称《情感教育》不具备金字塔式结构时,他其实含蓄地离析出了该部作品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超越了艺术,而更像生活本身;第二,它使原以为在金字塔顶上所见到的日出便是任何生命高潮的年轻人产生了幻灭感。总之,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否定了过去的自我,否定了有着上升式高潮的虚假艺术。1849年至1851年间,福楼拜登上了埃及基奥普斯金字塔,并在其顶上看到了日出。其实,就在这次埃及之旅期间,他就已经开始酝

收稿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YJAZH14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20110101)

作者简介:朱婷婷(1963—),女,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叙事符号学研究。

酿这部小说了。在经过开罗红灯区时,他记录到:“我故意克制住自己,以便保存此情此景所拥有的那份甜蜜的哀伤,并将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以此方式,我恍恍惚惚地离开,并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状态。”^{[4]128-129}不妨可以说,早在着手创作《情感教育》之前20年,福楼拜就记录下了该部小说的高潮,只是小说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并不是从某个金字塔的塔顶,而是从其心理地狱的最底层,表达了上述同样的心理:

弗雷德里克猜测阿尔努太太是自己送上门来献身的,他重新激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更疯狂、更迫不及待的做爱欲望。然而,他却感觉到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东西,一种厌恶,一种乱伦的恐怖。还有另一种担忧使他不敢造次,这就是害怕以后会对性生活产生反感。此外,这是多么的让人为难哦!一方面是由于谨慎,同时又是为了不降低理想,他转过身走开,去卷一支香烟。^{[6]513}

《情感教育》这部小说具有某种透视力,某种被乔治·普莱称作为具有“时值深度”感的透视力。所谓“时值深度”指的是,通过在一个被回忆所融合、但被过去经历终将成为另一种生命这一事实所分离的时间深渊里的“回溯运动”,是“以向下的视角所瞥见的深度”^{[7]254};时值最终会结束,运动将不再存在。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的人生体验是一种跌倒,或一种滑到,对此最好的意象是下降式的螺旋体:起初相当平缓,看不出是在向下运行,还是在向上运行,但最终通过其裂隙,达到了一种无可逆转的下行运动,直至毁灭。在小说开篇,福楼拜便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体验的完美意象:从蒙特罗镇的一个烟囱里冒出来的烟,不是在向上喷出灰烬,而是直接把灰渣撒落到了下面行人的身上。弗雷德里克的最初亮相也衬托了这一意象:他一动不动,盯着西堤和巴黎圣母院的塔尖看,那上行的塔尖和下行的烟囱就矗立在他的面前,但他根本无法察觉到那整体向下的态势,如同他无法察觉到他正在进入的其人生第一轮圈子的堕落本质一样。

福楼拜于1845年前往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旅游,撰写了《圣安东尼的诱惑》初稿;接着远赴近东几国;1851年回到法国后开始撰写另一部小说《包法利夫人》;大约在1852年4月,他又写了一部名叫《螺旋体》的小说。该部作品描述了“一个幻觉狂疯子永恒的梦游症”^{[8]9},常被解读为一部讲述如何通过向无限逃避,以求得到自我解脱的纪实性文献:

这个书名显然具有象征意味,甚至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若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常常发现某个词,人们便可以说他喜爱它。这些永远上升得越来越

越高,并消失在了无限之中的圆圈意象,使他着了迷;人们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困扰。^{[8]10}

例如,在《狂人回忆录》中,福楼拜便写道:“啊!无限!无限!无穷无尽的追逐,从深渊升至未知世界最高区域的螺旋体”^{[9]154}。在谈及朋友的一部作品时,他又写道:“其主要思想是漩涡,无限的螺旋体;所有让我们感动的东西由此得到了解释”^{[10]148}。对此,费舍尔总结道:

因此,我认为螺旋体这一意象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自我解脱,象征着智力提升,象征着升腾至无限及远方。如果能作如此解读的话,书名便非常吻合于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了——一个仅仅是思想的人生,并在超现实的幻觉世界里结束了的人生。^{[11]101}

简言之,螺旋体这一意象表明了作者对于“超越个体囿于陆地生存限制”^{[11]101}的渴望。螺旋体是“福楼拜作品中记忆运行”^{[7]258}的最完美意象。

可是,“自我解脱”这一解释准确吗?当主人公是一个公开承认的疯子时,便很容易下此断言。但“解脱”是否成功在此并不确定。如果《螺旋体》一书确是创作于1852年的话,那么该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便明显受到了两年 before 福楼拜近东之行的影响。小说试图证明幸福存在于想象之中,“梦想对人生具有重要的教化影响,人生同样会对梦想产生某种富有想象力的影响”^{[11]97}。这一主题被一个年轻做梦人的勃勃野心所阐明,他爱恋着某个已婚女人,并经受着挣钱谋生的辛苦和嫉妒与敌意的痛苦,且随后强烈地体验到了“人生如梦”的滋味。在《螺旋体》结尾处,螺旋体与想象力联系在了一起:

螺旋体——具有连续不断的体验。

结论是幸福存在于疯癫之中(或人们如此称道),也就是说,去领会真理,去领会时间整体,去领会绝对——

他将过去和将来当作现在。他与神灵交谈,并清楚他们的种类。

他被关在了一个疯人院里——在那儿他看不到任何变换——他十分亢奋,在同每一位代表着不同职业的疯子交谈时,道出了社会真相。认为自己是国王的那个疯子像个国王一样在思想,认为自己是音乐家的疯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音乐家。

因此他在真理之中,其寓意便是幸福存在于想象中。

但他折腾了好久,才到达此境界——他一直缺乏经验和教育。^{[12]541}

这样的结尾远非表明“自我解脱”,而表达了一次自我捡获,一次“更加出色的疯狂”。与其说那

“疯子”在真理中,还不如说真理本身就在真理中。起初相互背逆的“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现已变得难解难分。《螺旋体》的主要情节是一起自杀事件,当恰当的时机出现时,“这个行动将被采取。”^{[12]98}计划的最终元素是行动。发现自己疯了,发现疯人院真的在朝着一个大漩涡里降落,意味着这个螺旋体是一种朝向自我的坠落,而绝不是超越自我。这个疯子所领悟到的无疑是福楼拜本人在察看自己所处时代,以及《情感教育》中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最终发现其想象中的女神已经成了肉身时的感悟。通过点上一支烟,弗雷德里克选择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那份幸福,即未被玷污了的潜在幸福,而不是选择梦想实现后的幻灭。正因如此,弗雷德里克这一人物完全不同于包法利夫人,尽管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幻想能力,但弗雷德里克“不是包法利式的;他确实是个反复无常的梦幻者,但本质上是神志清醒的。”^{[13]226}

在加斯东·巴什拉等现象学家的眼里,螺旋体这一意象甚是模棱两可。它的外表类似于楼梯,既可以朝着阁楼方向往上行,也可以引向魔鬼般的地窖,而且它还与寓意同样模糊的贝壳有着某种关联^{[14]25-27}。

但实际上,与其说人生以向上延伸的态势而开始,还不如说它以转向自我而开始。但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盘旋构造该会是一个多么狡诈而微妙的人生意象啊!而且,左撇子方向的贝壳,或其他旋转方向的贝壳,该会激发出人们的多少梦想啊!^{[14]106}

其实,福楼拜在小说创作中基本上演示了所谓螺旋体是某种人生意象的看法:人生从贝壳中呈现,并延伸至它的过去。这一看法与那部令人想起作者早前近东之行的《螺旋体》一书相关,也与弗雷德里克这一人物相关,因为他拥有一个甚至早于其实际经历的去,就像在其想象的狂欢中:“这些白日梦里的事儿最后变得十分真实,它们使他感到难受,就好像他已经失去了它们似的。”^{[14]114}

在上述否认《情感教育》具有金字塔式结构的说法中,福楼拜所要表明的正是这一点:人生是一个螺旋体,可能暂时会向上,但实际上却一直在以自我为中心向下盘旋着。这十分类似于弗雷德里克的人生。《情感教育》的副标题“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蕴含着一个意味,即个人永远在一种“存在的彷徨”中畏缩不前,永远处于半进半退的状态中。巴什拉声称:“螺旋状之人,从外表看是一个包裹得很好的中心,但却永远无法企及其中心。”^{[14]109}螺旋体这一意象证实人类是一种“半开放式的存在。”^{[14]214}布龙贝尔正是用此意象来对《情感教育》加以评述的:“整部书似乎是在不间断的运动与停滞这种模棱两可的

状态下构思而成的,这吻合于弗雷德里克既要逃离唯我论意义上的自我,又要在其中寻求庇护并消融于其中的矛盾需求。”^{[8]147}这种内在自我的分裂撕扯着福楼拜笔下的主人公。与分裂一样,朝向另一种存在的延伸与渗透同样令人感到不安,它们会酿成一次大出血,终将会导致“存在的终结”,小说中“渗透”和“弥漫”等意象无一不在说明着这一点^{[15]38}。对存在终结的担忧,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弗雷德里克为何最终做出了不在肉体上占有其梦中女神的决定。

二、“螺旋体”形式:“收缩”至“虚无”的“深渊”

《情感教育》中出现了多处叙述间断的现象,从而表现出了非时间性的特质:首先,人物停止了说话,以便来倾听他们的梦想;其二,对话和行动的这种中断“以一种无声的质问”^{[13]247},停止了小说话语本身的流程。让·普鲁瓦斯特在谈及福楼拜创作风格时认为,“沉默”的结果是产生了“我们的语言最奇异的石化喷泉……使一切固定不动。”^[16]热奈特指出,福楼拜不是在写无聊小说,或无主题小说,而是将小说主题套上了“这种沉重而厚实的石化语言,铺上了由那些未完成时和副词所构成的‘光滑的人行道’,使其沦入沉默无语状态……”^{[13]242}

福楼拜认为,由于缺乏行动、观点和结构,《情感教育》存在着美学意义上的不足。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第一部实现了“去戏剧化”、甚至“去小说化”效果的小说,从而开启了现代小说的新篇章……从《包法利夫人》到《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一直不停地写着小说,拒绝接受对小说话语的各种苛求。正是这样的拒绝,对我们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正是那种无意的、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倦怠、冷漠、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等痕迹,被他保留在了一部显然在努力追求着无用的完美,但在我们看来却是一直令人羡慕的不完美、并且似乎缺少自我的作品中^{[13]247}。

螺旋体这种降至为了一个点或滴的行动,一个由平行收缩和垂直下降二者所构成的运动,具有形而上学的效果。在形成一种朝向自我坠落的同时,也跌落到了深渊之中。“深渊”常常被归纳成《情感教育》的真正主题。福楼拜本人对19世纪文学中的深渊主题曾经做过研究,也曾宣称这一主题存在于“无目标”之中^{[10]34}。小说人物的那些旅途既走向虚无,也以虚无为高潮,是一种至尊意义上的虚无。勒孔特·莱尔的《中午》是福楼拜最喜爱的诗歌之一,这首诗便以“神的虚无”这一短语结束。正是对“虚无是神圣的”这一思想的领悟,构成了某

种情感方面的教育。福楼拜本人也曾使用过“深渊”这一意象来说明自己的小说创作。在其写于1852年的一封信里(与创作《螺旋体》同年),他宣称自己是在“优雅与粗俗这两个深渊”之间写作^{[10]128},并说他是两个人,一个超验,一个世俗。以下是这封信里的一小段:

我觉得美好的,我想要写的,是一本关于虚无的书,一本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的书。它应该因其风格的力量而坚守在一起,就像地球,悬置于虚无间,不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来支撑它;一本将可能几乎没有任何主题的书,或至少主题几乎隐身于其中的书。^{[10]126}

不妨可以说,《情感教育》是对“虚无这一永恒禀性”的研究,是对“普遍虚无的沉思”^{[8]133}。

这种虚无与螺旋体相关,与空间性相关。在《空间的本性》一书中,赖斯·佩雷拉探讨了有关深渊和虚无方面的体验是如何从一个空间而非时间的错位中产生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空间曾被认为是一种距离。在空间距离中,人们可以将人影从一个球面透视到一个水平面上,将自我映现得非常庞大。到了19世纪,机器已经摧毁了距离,将人变成了地平线上一个微小的点,其结果令人可怕:

在这个即将消失的点上,他的尺寸已减至虚无。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已不再能够被当作真实存在来接受,因为他的实际存在已被限制在了一个仅可被测量的距离中……当在此距离内不再有任何物体或东西存在时,物理空间感便会消失,人就会面临一个不可知的世界。^{[17]31}

一个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其参与空间的能力。如果没有参与,人类将只能继续维持某种欠发展的状态,并退化到一个本能的水平。如果在水平面上铺展得太广,一个社会将会在物质上膨胀,但只会有极少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活动存在。如果纵向发展得太快,人类将失去平衡,失去与生存世界相关联的现实感。^{[17]25}

当远处荡然一空时,外部世界景象将分崩离析于那个正在消失的点上,人类将面临无垠的空间……除非人能够从内心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三维世界,并为不可知的世界创立起相关的参照系,否则在他的心中便会有一种体现为真空的空间收缩感(螺旋体)。他原以为真实的东西变成了“虚无”,因为他所感觉到的是“空虚”。^{[17]31-32}

当普鲁斯特宣称“空白”是《情感教育》中最令人满意的内容时^{[1]2},无论是否在冷嘲热讽,他对该部小说虚无主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正确的。空间、空虚以及在某个正在消失的点上收缩成了虚无的人,是这部小说的标志。

亨利·詹姆斯认为,《情感教育》的独特之处表现为“在小说展开过程中,某种无以名状的收缩突然间侵袭了它”^[18]。佩雷拉指出,这本书反映了19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体验,即朝向一个正在消失的点的收缩,而倒置金字塔式的螺旋体尤其具有“收缩”这一奇特功能^{[17]138}。鲁道夫·阿恩海姆已证明,脑皮层与视网膜之间的关系,物体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立方体的,而一个立方体是可以变形为一个螺旋体的: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立方体的某一边收缩至一个点的大小,那么便从无限移到了一个有限的距离。结果将是一个无穷大的金字塔……这样的世界将是非欧几里得式的,尽管惯常的几何标准仍将维持,但是它们将导致各种令人惊讶的结果。从已经缩小成了一个点的那一边出来的平行线,将会向各个方向分散。如果物体离顶点的距离与其大小成比例,它们将具有等同的线性尺寸。一个正在向顶点移动的物体将会收缩,却并没有变得更小,并在速度保持不变的同时,减慢下来。如果一个物体改变其空间方位,它将改变其形状,并同时保留形状的特性。^[19]

福楼拜在其《情感教育》中便再造了这样一个立方体,小说中男女各四位主要人物构成了它的“顶部”和“底部”。小说文本以一个立方体开始。世界如同阿恩海姆所说的立方体,可以缩小,却无须运动;速度保持不变,但运行却已变缓。这些效果导致了该部小说的缓慢性,甚至几近固定性。通过将中心意识定位于弗雷德里克,通过弗雷德里克与4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福楼拜成功地将这个立方体缩成了一个点。这便是福楼拜所创造的“螺旋体”这一社会意象。弗雷德里克想象着他与其他每一位的关系都正在水平地展开,但是随着小说的“发展”,倒塌的立方体既动也不动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能力,通过一种可怕的收缩而被表现了出来。虽然弗雷德里克本人想象着自己在向上发展,但实际上却正在一个螺旋体中向下滑落。让·里卡尔杜指出,尽管小说叙述或讲述还在继续,但其事件,其“虚构内容”已经缩成了虚无^[20]。

弗雷德里克《情感教育》的结语部分便影射了这样一种收缩或回归。

他旅游去了。

对于轮船上的忧郁,睡在帐篷下苏醒后的寒冷;对于风景名胜的痴迷,感情破裂后的痛苦,这些人生的酸酸苦辣,他全都品尝过。

他回来了。^{[6]509}

这一段进一步明确了该部小说的整体虚无性,既表现出了《情感教育》的虚无主题与形式,也反映了19世纪人类社会的虚无体验。

同时,小说文本结构本身也遭受着收缩,强化了螺旋体的空间功能。小说3个部分的章节数反映了螺旋体“渗漏”和“降落”这两个因素。前两部各包括六章,第三部有七章,但如果将最后两章当作“结语”的话,那么通过这个6-6-5模式,小说整体结构便维持了某种“渗漏”和“降落”的效果。另外,小说的每一部通过某个虚幻高潮,也表现出了这种向某个锥点的收缩。在第一部中,成为遗产继承人的弗雷德里克似乎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峰点,但实际上,这次经历却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堕落之一。在第三部的结尾,弗雷德雷克重新回到30年前曾经去过的妓院,这一情节成了小说文本螺旋体结构的锥点。

同样的崩溃或坠落见诸小说情节中,不过在第三部第一章中,从法国革命到枫丹白露,再到法国革命的情节周转,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坠落。该章以描述一群暴徒闯进王宫开始,罪犯们在公主的床上打着滚,一位妓女站在一大堆衣服上,“摆出一副自由女神的姿势”^{[6]357}。最后一个画面呈现的是罗克老爹因自己权威受到蔑视,而扣动扳机,杀死了一位年轻士兵:“只听见一阵巨大的嚎叫声,随即就鸦雀无声了。在一只小木桶边,留下了一些红色的东西。”^{[6]414}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著名的段尾短句和句尾副词,也与小说整体和各章情节之间相互取得了映射。句子常被磨砺成了一个点:“将一只红色天鹅绒小钱包放在壁炉台的边缘上后,她坐了下来。”或者“但是那些在人影中显眼的金带子和白带子,吸引了她。”句尾副词或形容词以同样的降落节奏出现,例如,弗雷德里克向阿尔努夫人宣布,一切都已结束:“正是我已经考虑到的,仅此而已!”弗雷德里克听人提及萝莎妮:“她是那位名叫乌德里先生的遗孀,如今发福了,胖得出奇。”^{[21]①}

福楼拜在小说中对非完成时态的使用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普鲁斯特将这一时态称作“永恒的不完善”,它无限地延长了过去,在自己身后拖曳着自己的时间,试图从其永不复返的过去,从其螺旋体中浮现而出,但却从来没有能够做到它。同样,《情感教育》中频繁出现的未完成过去时和先将来时这两种时态,既无法终结一个行动,也不能独立于其过去而开始一个行动。

三、结 语

“作者的风格直接与其世界观密切相关。”^[22]既是艺术家,也是思想家的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福楼拜意识到,人生更是一场坠落:一旦

在出生时从子宫里滑落,一个人的降跌之态势便已不容置疑。以其对这种“神圣的虚无”的理解,《情感教育》在主题和形式上表现出了“螺旋体”的空间特征,并极具讽刺性地成为小说历史上空间功能表现极佳的永恒之作。

参考文献:

[1] PROUST M, THIBAUDET A. Preface to L' Education sentimentale[M]. Paris: Gallimard, 1995.

[2] GASSET O Y. Meditations on Quixote [M]. New York: Norton, 2003: 231.

[3] BART B F. Flaubert [M].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40.

[4] FLAUBERT G. Flaubert in Egypt [M].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5] FLAUBERT G. Letters [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2008.

[6] 居斯塔夫·福楼拜. 情感教育[M]. 席继权,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7] POULET G. Proustian space [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BROMBERT V. The novels of flauber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FLAUBERT G. Memories of a madman [M]. London: Hesperus Press, 2003: 154.

[10] FLAUBERT G. Selected letters [M]. New York: Vintage, 1997: 148.

[11] FISHER E W. Un inédit de gustave flaubert: la spirale [J]. La Table ronde, 1958 (April): 124-143.

[12] FLAUBERT G. The Spiral [M]. London: Hesperus Press, 2001.

[13] GENETTE G. Figures I [M]. Paris: Seuil, 2006.

[14]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 [M]. Boston: Beacon, 1999.

[15] RICHARD J. The creation of form in flaubert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94: 46-56.

[16] TURUELL M. The novel in franc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2011: 299.

[17] PEREIRA I R. The nature of space: a metaphysical and aesthetic inquiry [M]. Washington, D. C.: Corcoran Gallery, 1998.

[18] JAMES H. The future of the novel: essays on the art of fictio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2006: 147.

[19] ARNGEIM R.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0] RICHARDOU J. Problemes du nouveau roman [M]. Paris: Seuil, 1997: 87.

[21] FLAUBERT G. L' Education sentimentale [M]. Paris: Gallimard, 1995.

[22] SARTRE J. What is literature [M].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5: 14.

①本段中例句均由本人根据原文逐字翻译,以求还原文本用意。
· 78 ·